

列宁诞辰五十周年

（列宁的民族性）

列宁的国际主义无须多作介绍。它的最好的证明就是在世界大战一开始就同统治第二国际的假国际主义实行了毫不妥协的决裂。“社会主义”的正统领袖们通过议会讲台，运用老世界主义者提倡的抽象论据，把祖国的利益同人类的利益调和起来。我们知道，这在实践上导致了借无产阶级的力量去支持掠夺成性的祖国。

列宁的国际主义，绝不是谈论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调和的公式，而是国际革命活动的公式。被所谓文明人类侵占的世界领土可以说是唯一的一块进行大规模战斗的场地，而这一战斗的成员则是个别民族及其阶级。没有一个重大的问题不是处在民族的框子里。一根根有形和无形的网线通过有效的联系把它同世界各个角落的种种现象衔接起来。在评价国际因素和力量时，列宁比任何人都最不受民族偏祖性的约束。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对世界的解释已经足够了，同时他认为，现在的任务是要改造世界。但是他本人——天才的先驱者并没有活着看到这一天。现在改造世界的工程正在全速进行，而它的第一名工作人员就是列宁。他的国际主义就是实际评价和实际干预世界范围内为了世界目的而掀起的历史事件的进程。俄国及其命运仅仅是这一宏大的、历史性斗争的一分子，这一斗争的结局将决定着整个人类的命运。列宁的国际主义无须多作介绍。但同时，列宁本人也有着深刻的民族性。他扎根于俄国的近代历史，把历史一以归纳，给它以最高度的表述，他正是通过这样一条道路登上了国际主义行动和世界影响的顶峰。

初看起来，列宁身上的这种“民族主义的”特点可能会使人感到意外，但实质上这是很自然的。很明白，要领导俄罗斯正在经历的这场在各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革，需要同人民生活的基本力量保持一种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一种根深蒂固的联系。

列宁成为俄国无产阶级——一个年轻阶级的化身，这个阶级的政治年龄大概并不比列宁大多少，但是这个阶级有着深刻的民族性，因为这个阶级总活了俄罗斯所有以前的发展，也总括了俄罗斯未来的一切，俄罗斯民族是同它共存亡的。不拘泥于陈规戒律，不故弄玄虚，思想坚定，行动果敢——这种果敢永远不会变为狂妄——，这就是俄国无产阶级的特性，同时也是列宁的特性。

俄国无产阶级的天性使它现在成为国际革命最重要的力量，这种天性决定于俄罗斯民族史的整个过程，即专制国家的野蛮残酷，特权阶级的微不足道，资本主义在世界市场酵母上的疯狂发展，俄国资产阶级的穷途末路，它的意识形态的没落，它的政治的腐败。我国的“第三等级”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自己的改革运动和自己的大革命。而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具有更为包罗万象的性质。以往我们的历史既没有造就出路德、托马斯·闵采尔，也没有造

就出米拉波，丹东和罗伯斯比尔。正因为如此，俄国无产阶级有了自己的列宁。在传统上失掉什么，在革命中就会赢得了什么。

列宁代表了工人阶级，他不仅是反映了这个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现在，而且也反映了这个阶级前不久作为农民的过去。在这位无产阶级领袖中无可争辩的人物身上不仅有着农夫的外部特征，而且有着强壮农夫的内在素质。在斯莫尔尼官前班立着另一位世界无产阶级伟人的纪念像：马克思身着黑色礼服站在石纂上。当然这是件小事，但如果不也给列宁穿上黑色礼眼，那就简直不可想象。马克思在一些画象上穿着一件醒目的浆得笔挺的胸衣，上面还挂着一件象单眼镜似的东西。马克思从不卖弄自己，对于那些懂得马克思精神的人，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然而马克思生长在另一种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呼吸着另一种空气，就象德国工人阶级的上层人物那样，根不是扎在农村，而是扎在中世纪的行会手工业和复杂的城市文化中。

马克思的风格本身是丰富多彩的，它是坚韧和柔和，愤怒和讽刺，严酷和文雅的结合，它本身就是以往从宗教改革或更早时期开始的全都社会—政治的德国文化在文学和美学上的集中表现。列宁的写作和演说风格正如他的整个结构一样，极其朴素而实际，带有禁欲主义色彩。但是在这种强烈的禁欲主义里绝没有道德训海的影子。这不是原则，也不是臆造出来的沐系，当然更不是做作，这只是从内邻集中行动力量在外部的表现。这是一个当家做主的农夫所具有的求买精神，——只是范围更大了。

马克思把全身都投入到《共产党宣言》，自己的《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如果说他即使不是第一国际的创始人，他也会永远是现在的这个样子。相反，列宁把全身都投入到革命的行动中。他的科学著作只是行动的准备。如果说他过去即使没有出版过一本著作，他也会永远象现在这个样子，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第三国际的创始人而被载入史册。明确的科学体系，——唯物主义辩证法，——对于落在列宁肩上的具有历史性规模的行动是必要的，——它是必要的，但是还不够：这里还需要有一种我们称之为直觉力的潜在的创造性力量：能迅速估计形势，能去概取精地分辨出本质和重要的东西，能凭想象力补齐画面上所缺少的部分，能想到别人，首先是想到敌人，能把所有这一切结合在一起，并且能在头脑中形成打击“公式”的时候而及时地予以打击。这枕是行动的直觉力。另一方面，这种直觉力还同俄国人所说的敏悟融合起来。

当列宁微眯着左眼收听着电台里广播某一个帝国主义主宰者的议会演说或当前的外交照会这类血腥奸诈外加表面伪善的东西时，他就象一个壮实而聪明的农夫，他不为空话所迷惑，也不为密潜所欺骗。这就是农夫的敏悟，只是有着高度的潜力，达到了天才的程度，并用最新的科学思想武装着。年轻的俄国无产阶级能够实现它正在实现的东西，只要它能把农民这个庞大的实体用力拉到自己一边，作为自己的根基。我们整个民族的过去已经为这个事实作了准备。但是，正是因为事变的进程使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的革命才立封，并且从根本上克服了早先俄罗斯历史上的民族局限性和地方落后性。苏维埃俄国不仅成为共产国际的避难所，而且也是共产国际的纲领和方法的生动体现。

列宁通过科学尚未发现的为人们所不知道的一些形成人类个性的途径，从民族的素质中吸取了他从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行动所需要的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的国际主义的理论阐述早已问世，但它只是通过列宁才第一次得到了自己的民族的体现，正因为如此，列宁才走在最前列，成为世界无产阶级最直接意义上的革命领导者。他在诞辰五十周年时所处的地位也正是这样。

载于《真理报》1920年4月23日第86号